

容梁山好汉:“一心忠赤无余事,只要当朝建大功。”“人人只欲尽忠义,擒王斩将非邀功。”宋公明弃粮擒壮士,却有这样的开场诗:“只因肝胆存忠义,留得清名万古传。”对于黄文炳这样的国家干才,作者却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了贬斥:“堪恨奸邪用意深,事非干己苦侵寻。致将忠义囚囹圄,报应终当活剖心。”“文炳趋炎巧计乖,却将忠义苦挤排。奸谋未遂身先死,难免剜心炙肉灾。”“远贡鱼书达上台,机深文炳独疑猜。神谋鬼计无人会,又被奸邪诱出来。”容与堂本的评点者愤愤不平:“这样诗也罢。”“胡说,他如何是奸邪。”最后忍不住在回评中对黄文炳大加赞叹:“黄文炳也是个聪明汉子,国家有用之人。渠既见反诗,如何不要着紧?宋公明也怪他不得。”(41回评)为了强调梁山好汉是一批干干净净的人物,作者不顾梁山好汉杀人放火的历史,将他们的血腥行为进行涂脂抹粉,连徽宗皇帝也似乎在一夜之间觉醒了:“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,堂设忠义为名,不敢侵占州府,不肯扰害良民,单杀贪官污吏谗佞之人,只是早望招安,愿与国家出力。”“寡人闻宋江等不侵州府,不掠良民,只待招安与国家出力,都是汝等嫉贤妒能之臣壅塞,不使下情上达,何异城狐社鼠也。”“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,不施暴虐,归顺之心已久,报效之志凛然,虽犯罪恶,各有所由,察其情恳,深可怜悯。”总之,作品的限知叙事将梁山好汉的暴力行径暴露无遗,而全知叙事则试图将这种黑暗行径“漂白”,将梁山好汉打扮成朝廷的忠臣良将。可惜,作者的整合只能增加主观意图与客观素材之间的内在张力。

三、结 论

容与堂本《水浒传》确实成功地利用宗教叙事对多元而复杂的水浒故事进行了整合,这表明宗教叙事在架构故事情节、确立创作意图、完成形象设计方面有着很强的功能,是一种独具民族特色的叙事技巧。同时,我们还应看到,作者利用宗教叙事整合水浒故事时,其主观意图和水浒故事固有的叙事逻辑之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张力,从而造成了叙事上的诸多悖论。

[参 考 文 献]

- [1] 邢东田:《〈水浒传〉谶言初探》,载《世界宗教研究》1999年第3期。
- [2] 汪远平:《漫说〈水浒〉里的宗教描写》,载《西北大学学报》1985年第4期。
- [3] 张锦池:《论〈水浒传〉和〈西游记〉的神学问题》,载《人文中国学报》1997年第4期。
- [4] 《容与堂本水浒传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。

(责任编辑 何坤翁)

书 讯:

《异质文化的碰撞——二十世纪“佛教与古代文学”论丛》,吴光正、李舜臣、余来明主编,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。该书收录了20世纪“佛教与古代文学”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论著99篇,总计156万字。该书的编选原则有三:一为揭示专题研究的历史进程,二为展示专题研究的各个层面,三为兼顾各家各派观点。本书的编选目的有二:一为学界提供一份学术史史料,二为专题选修课提供一本教材。